

從「鬼工」到「仙工」

嵇若昕

清代南派牙雕工藝概述

《格古要論》卷之六「鬼功毬」條云：「嘗有象牙圓毬兒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謂之鬼功毬。或云宋內院中作者。」該書乃曹昭所撰，書成於明初洪武二十一年（一三七八），被視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鑑定專書。至於「鬼功」二字，或作「鬼工」。這種鬼斧神技般的工藝，發展至乾隆年間，內廷稱為「仙工」。

「鬼工」傳說

從遠在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先民已知利用漁獵所得的獸骨、牙材，磋商成簡單的生產工具或裝飾品。降及新石器時代，牙骨製品進而成為當時工藝美術的一環，或為椎，或製刀，或作飾物，甚至製成與當時先民宗教信仰或禮制等級相關的器用，例如距今約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鳥紋牙骨器即被認為與信仰有關，而距今約五千年前的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遺址出土

的一件象牙雕刻品，在墓內置於人骨的左手上，器表凹凸兩面滿刻精細神獸面紋，考古學者認為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是一種禮器，是等級的反映。

隨著時序的推移，並伴隨著大象自中原大地消逝，象牙製品日漸褪去其形而上的意義，象牙成為製作日常用品的珍貴質材，甚至因為象牙質地緻密與打磨後的潤滑，不但可製成人身飾品，更是雕刻人們日常閒暇時賞玩器用的材料，《格古要論》作者曹昭所

曾收藏的「鬼功毬」即是其例。曹昭收藏的這件象牙球的內層球雖然皆可轉動，但僅有兩層，僅是一個三層象牙球，如此象牙雕刻工藝在這位明初大鑑藏家的眼中已然是「鬼功（工）」了。

清初康熙朝，江南文人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於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一六七七—一六八九）深受清聖祖信任，隨侍在皇帝身邊多年，曾扈從東巡、西巡、北狩等，在歸家後所撰寫的回憶式



文集（《高江村集》）中曾記載：「曾入大內，見一象牙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釵自孔中拔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由此可知，深藏大內的這些象牙球，其層數已可達九層。嗣後，擅長篆刻的江南文人汪啓淑（一七二八—一七九九）在其筆記《水曹清暇錄》（乾隆五十七年刊本，一七九二）亦記載他曾在北京琉璃廠見到一個「鬼工毬」，「對心四寸許，牙色微黃，共十三層，以銀針撥之，層層可轉。」汪啓淑所見象牙球的層數已達十三層了。

關於「鬼工」，高士奇曾進而說明：北魏孝武帝時，宮內藏「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球類此。」（高士奇，《天錄識餘》卷下，「鬼工」條）

清代雍正、乾隆年間，江南吳郡有一位擅長用橄欖核或桃核雕鏤成舟的藝匠，名杜士

元，「號為鬼工」，他所雕製的東坡遊赤壁核舟，窗格桅杆，船櫓舵篙與帆檣，「俱能移動」。（錢謙，《履園叢話》卷十一）

因此，凡是雕製工藝精湛，出類拔萃，並且作品精巧細緻、玲瓏活動，即可稱為「鬼工」，並不限於複層象牙球。不過，清前期所稱「鬼工球」似僅限於以象牙雕製的複層球，其每層球須可靈活轉動。然而，不論康熙朝高士奇在內廷所見之象牙球，或乾隆年間汪啓淑在北京琉璃廠市肆所見「鬼工毬」，究係出於何處匠人之手，目前尚未能完全確定，不過明末崇禎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中進士的周亮工（一六一二—一六七二），清初曾任福建按察使，在其《閩小紀》（上卷）所記載當時福建的五項「絕技」中，首列「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也就是說，雖然至今尚不能確定清初這些複層象牙球之雕製者，但至少有一位福建會城的出家人擅長這項絕世技藝！

清內廷的「仙工」

雍正年間，內廷牙匠雖然以江南地區較受到皇帝的賞識，但當時內廷已有來自廣東的牙匠，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左右，廣匠地位逐漸取代了蘇匠在宮廷內的地位，茲查閱《活計檔》^{〔註二〕}，發現其所記載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以後進入紫禁城服務的牙匠幾乎都來自廣東。

在雍正朝《活計檔》中未曾覓得稱為「仙工」的檔案，但是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的檔案一再出現有關「仙工」活計的紀錄，計有「象牙仙工扇器」、「白玉仙工扇器」、「象牙仙工球」、「象牙仙工花藍（籃）」、「壽山石仙工硯山」、「象牙仙工船」等。乾隆三年（一七三八），來自江南的牙匠顧彭年因為呈進所製「象牙仙工背格（臂擱）」受到清高宗賞識而蒙恩進入「如意館」當差。

《活計檔》中稱為「仙工」技藝者不限於牙雕工藝，在乾隆時期《活計檔》所載有關



盒之紋飾乃活紋





圖一 清 乾隆四年（1739）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共十一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盒之紋飾乃活紋

「仙工」之活計，雖然有「白玉仙工扇器」或「壽山石仙工硯山」等，但是仍以「象牙仙工」者為多。《活計檔》中曾載能雕製象牙仙工的牙匠除了顧彭年外，尚有黃兆、楊有慶、楊秀等人。從檔案中提及的象牙仙工文物可知，「象牙仙工」乃針對雕刻技藝而言，與紋飾和器形無涉。經歸納《活計檔》所載的仙工象牙器，參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相關象牙雕刻品可知，所謂「象牙仙工」應是在象牙質材上雕刻具有精細、微小、繁密、寫實、玲瓏活動等特色之紋飾的工藝，細微是其必備條件。

《活計檔》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牙作〉記載：「大監胡世傑交象牙仙工球一件」。傳旨：為這件「象牙仙工球」配象牙座。是年八月初四日內務府造辦處牙作配「做得象牙茜紅座一件」。

也就是說，從明代初期以來，不論曹昭、高士奇，或是周亮工與汪啓淑所稱的鬼工球，在乾隆朝內廷稱之為仙工

從「鬼工」到「仙工」—清代南派牙雕工藝概述

最大盒 長4.1公分 寬2.8公分 高1.7公分



盒之紋飾乃活紋



球。不論稱為鬼工球或仙工球，清前期擁有磋製這類複層象牙球的技藝之匠役主要集中地，目前尚無法確定，然至少清初福建會城的去貪和尚擅長此藝。雖然如此，十九世紀時，磋製複層象牙球的工藝倒是廣州地區牙匠的絕技之一。除此之外，活紋連鏈盒、牙絲編綴工藝等都是廣州地區牙匠特有的象牙仙工，尤其是牙絲編綴工藝受限於需要潮濕的氣候，自始至終都是廣州地區牙匠的絕活。

南派象牙仙工

雖然目前學界上不能細數明代牙雕工藝的發展史，但是這項源遠流長的藝術在清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學界多劃分成南北兩派，北派指北京民間作坊和宮廷造辦處牙雕作坊，以保持象牙本色為特點，注重磨工；南派也稱廣派，作坊主要在廣州一帶，側重雕工，講究漂白，多以質白瑩潤、刀鋒裸露、精鏤細刻、玲瓏剔透見長，牙絲編綴工藝則

稱絕活。南派牙雕工藝之連鏈、活紋、牙絲編綴與複層象牙球等，在北京內廷又有「仙工」之稱，茲分述之。

連鏈、活紋

所謂連鏈與活紋，是廣東牙雕工藝的兩種絕活，通常作品尺寸多偏小，紋飾都極細微，連鏈者就好像一般所見的索鍊，環環相扣，但又玲瓏活動；活紋者乃紋飾彼此繁密相扣，以指尖輕頂，可上下玲瓏活動。這兩種紋飾除了細微之外，玲瓏活動為其特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北故宮」）珍藏了一件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廣東牙匠黃振效在內廷精心磋製的一套「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圖一），全套共十一個象牙盒，其中大小形狀不同的十個小盒，皆需裝入最大盒中，十個小盒或附果盤，或連鏈附動物、瓜果，或僅連鏈而以鏤空葫蘆形小牙飾、磬形小牙飾連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有數

個小盒之蓋面、器身飾鏤空活紋，實可謂集精鏤細刻之極致。最大盒長僅四·一公分，寬僅二·八公分，高僅一·七公分，器身底面陰刻填黑楷款：「乾隆己未巧月，小臣黃振效恭製。」乾隆己未巧月即乾隆四年七月。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月十九日上午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養心殿點查到這套象牙盒，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記錄著「仙工雕牙盒」字樣，明確點出這種連鏈、活紋象牙雕刻工藝就是「象牙仙工」之一。海峽兩岸的故宮都不乏這類藏品，其中以黃振效所雕製的這件套盒最精緻。

除了黃振效，尚有蕭漢振與李爵祿都曾在其所精心磋製的連鏈、活紋象牙小盒底留下名款，台北故宮有蕭漢振在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六月雕製的「雕象牙透花活紋連鏈小圓盒」（圖二），盒高僅一·八公分，直徑僅二·二公分，全套選用一小塊象牙分割、雕刻而

成，器身與器蓋的鏤空花紋間勾連靈活，可上下活動。器內底坐一小犬，一長鏈與蓋內相連，另三小鏈與長鏈相連，鏈端分雕一犬、一猴及一鏤空葫蘆。器底陰刻填黑楷款：「乾隆戊午季夏，小臣蕭漢振恭製。」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則藏有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三月李爵祿製作的「雕象牙鏤空活紋套盒」（圖三），一個大盒內收貯十八個尺寸、形式不同之小盒，小盒內或連鏈，鏈端繫花果、動物（犬、猴等），或貯單獨之瓜果、花籃等，大、小盒皆雕刻鏤空花卉等紋飾，大盒蓋面雕飾連續活紋，有一小盒器身與蓋面皆雕飾活紋。最大盒長約五·四公分，寬約四·五公分，器底正中央直向陰刻單行楷書填黑款：「乾隆癸未季春，小臣李爵祿恭製」。

不論黃振效、蕭漢振或李爵祿都是來自廣東的牙匠，蕭漢振與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共四人都是乾隆二年（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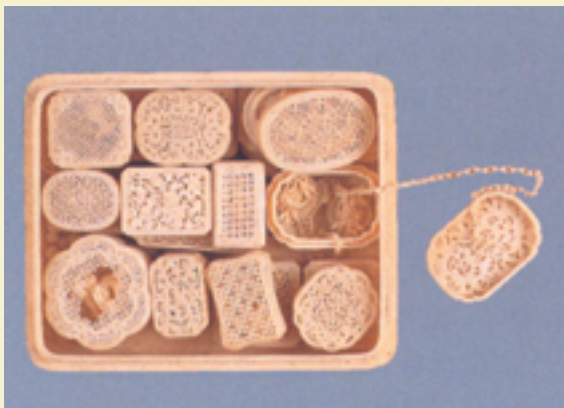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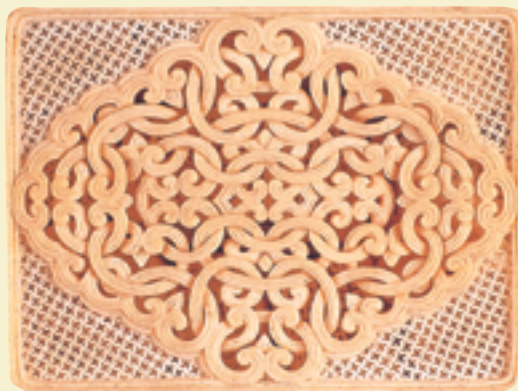
圖二 清 乾隆三年（1738） 蕭漢振 雕象牙透花活紋連鏈小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 1.8公分 徑 2.2公分

三十七)年底由當時的粵海關監督鄭伍賽選送入京的「好手牙匠」，約二十天後即議定四人的薪資，蕭漢振獲得賞每月錢糧銀四兩，李裔唐、黃振效、楊維占三人則賞每月錢糧銀三兩。蕭漢振是四人中薪資最高的，但是第二年黃振效就蒙賞識，增至每月八兩。李爵祿於乾隆二十三年秋由當時的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選送入造辦處，並奉旨每月賞給錢糧銀四兩。

除此之外，依據嘉慶朝《活計檔》的載錄，來自廣東的牙匠楊秀與莫成紀仍能成做象牙活紋活計，嗣後即未見相關記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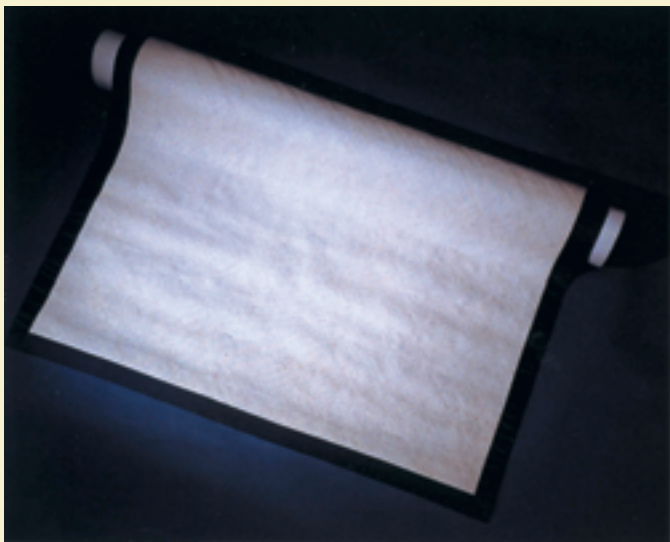
牙絲編綴

牙絲編綴工藝是廣州地區牙匠特有的象牙仙工。由於象牙性堅，中國北方氣候乾燥，象牙在劈削成薄片時極易斷裂，遑論將其編織成器用。經有經驗的牙雕藝人分析，象牙在劈削成薄片前需經一次藥水的浸泡，使其軟化，方不易斷裂。近人徐珂在其《清稗類



圖三 清 乾隆二十八年（1763） 李爵祿 雕象牙鏤空活紋套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長約5.4公分 寬約4.5公分

從「鬼工」到「仙工」—清代南派牙雕工藝概述



圖四 清 雍正 象牙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長216公分 寬139公分



圖五 清 牙絲編綴宮扇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上)長49.8公分 (下)長57.5公分

鈔·工藝類》中曾記載象牙在雕鏤細如毫髮的紋飾之前，可「以醋浸經宿，則軟如腐。雕成，再以木賊草水煮之，即堅如故。」

廣東地區的牙匠將象牙劈削成絲片後，借用藤編、竹編的技法，或編出人字紋，或編出蒲紋，傳世以牙絲編綴工藝

完成的器用有宮扇、掛屏與象牙席等，其中以象牙席最珍貴、難得。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即中海望曾奉皇帝上諭，要求內務府造辦處依據其先前交出的象牙席尺寸製作一張黑漆床。或許以為清世宗喜愛這種珍貴的象牙席，雍正十二年（一七

三四）二月二十七日廣東巡撫楊永斌以土貢方式貢送入內廷兩床象牙席；無獨有偶，或許也有競寵邀功之意，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廣東關監督毛克明也貢送入兩床象牙席。皇帝一看廣東連續貢入了四床象牙席，或感事態嚴重，遂於四月二十五日當天下諭旨：「朕於一切

器具，但取樸素適用，不尚華麗工巧，屢降諭旨甚明。從前廣東曾進象牙席，朕甚不取，以為不過偶然之進獻，未降諭旨教導。今則進獻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編織為器，或如團扇之類，其體尚小，若製為座席，則取材甚多而人工大費，開無用奢靡之端矣！此等物件既已進獻，不便發還，而留在宮中又實無可鋪設之處。爾等可傳諭廣東都撫：若



圖六 民國四年 翁昭所獲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獎狀

廣東工匠為此，則禁其勿得再製；若從海洋而來，則從此屏棄勿買。製造之風自然止息。欽此！」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接奉旨意後，立刻將皇帝的諭旨轉知當時的廣東總督鄂爾達、廣東巡撫楊永斌等大臣。

（見《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三冊）

因此，依據今日留下的檔案可知，雍正朝廣東地區至少曾進貢五床象牙席。據個人所知，北京故宮收藏了兩床，一床長期陳設於「珍寶館」中展出，長二一六公分，寬一三九公分。一九六〇年北京故宮進行文物定級時以為「僅此一件」，故列為一級品（圖四）。隔幾年，保管工作人員在整理清代台灣竹席文物時，意外發現另一床用錦緞包裹著的完好象牙席，推測之所以雜入台灣竹席中，或因民國初年末代皇帝溥儀仍居停在紫禁城時，執事人員有偷盜之心而混入竹席中，後來文物萬幸，終究未能成事而保存下來。

除了北京故宮所藏的兩床象牙席外，在山東煙台博物館還珍藏了一床象牙席，長二〇三公分，寬一〇三公分，乃山東博物館工作人員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民間徵集而得，除有錦緞包裹外，還用楠木盒盛裝。據原收藏者稱：清末民初，這床象牙席由一位在東北和京津地區開設當舖的山東籍老闆收購後帶回家鄉，贈送予一位縣長，縣長又轉贈給一位地方富戶，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之後又由該收藏者取得。至於其離開紫禁城之因，推測與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城有關。

除了這床現存煙台博物館的象牙席外，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轄下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也收藏了一床象牙席，可能也在八國聯軍時流出紫禁城。現存於英倫的這床象牙席，長二〇六公分，寬一二七公分，購自於英人 Dr. J. W. H. Grice，該館於一九七四年第一次有其紀錄，據管理人員告知：或於這

年購買，或是在這一年整理。總之，一九七四年是這床象牙席第一次出現的文字記錄。據了解：Dr. Grice是一位醫生，年輕時在北平行醫，曾醫好一位北平市民，一天這位市民扛著這床象牙席走進他的醫務所，將這床象牙席贈送給Dr. Grice以表示其衷心的謝忱。後來Dr. Grice會想將這床象牙席賣予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院(V&A)，卻未被接受。最後，大英博物館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收購了它，其價甚廉。

如此一來，總共有四床象牙席有了清楚的下落，那第五床呢？

十多年前，個人曾見台北私人收藏的一床象牙席，當時擁有者求售，但價甚高，一直未見買主；後來還聽說遠至歐洲尋求買主。時序至今，據聞：這床象牙席仍求售中？

除了象牙席，即使至乾隆朝，牙絲編綴宮扇仍是廣東土貢中的重要項目，至於象牙席，清高宗於乾隆四十一年十月還曾下諭旨表示：禁用象牙

席是絕對的「家法」。他說：「朕遵守『家法』，宮中服御從不用及珠繡，又如象牙織簾，工巧近俗，又不平滑使用，遠不及尋常茵席之安適，因亦擯而不用。久有旨，弗許再進，即此亦可知朕之好尚。」（乾隆四十一年，二七五，十月三日《上諭檔》）。其實，清高宗下這道諭旨的目的是要求各封疆大吏勿再行工巧而貢古玩。

雖然從雍正末年開始即禁止廣東進獻象牙席，而且當時皇帝也不能確定這種劈削象牙成絲條，然後編綴成座席的工藝是否在廣東地區進行，但是牙絲編綴之宮扇應仍為廣東地區之象牙仙工之一，而且不在禁止之列，當地封疆大吏進獻時多則五柄，少則四柄，時人楊伯達曾依據《宮中·進單》撰文說明，依據該文所述，僅雍正九年至雍正十三年，廣州方面大員所進獻的牙絲編綴宮扇至少就有二十八柄之多（註三），所以傳世仍有不少牙絲宮扇，足見當時廣東象牙細絲編綴仙工之奇妙。（圖五）

複層象牙球

雖然連鏈、活紋、牙絲編綴與複層象牙球都是廣州地區牙匠的絕活，也屬於「象牙仙工」，但今日僅複層象牙球的切磋技藝流傳下來，並且精益求精。

前文述及，明代初期的複層象牙球雖然僅有三層，已被稱譽為「鬼工」，清初可達九層，乾隆朝可見十三層的象牙球，但是至今尚不能確認其雕製者，不過嘉慶朝在廣州市已有中山縣人翁五章能磋製十一層象牙球，被譽為廣州近代象牙球鏤雕工藝的創始人，其子翁彤能雕出近二十層複層象牙球。其孫翁昭（一八九〇—一九七四）十三歲就到廣州隨父習藝，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他所雕製的二十五層象牙球（或作二十四層或二十六層）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中獲獎（或稱一等獎，或作榮譽獎，圖六），為國爭光。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翁昭前往香港工作，同時（一九三七年）起）指導年僅十一歲的兒子翁榮標



（一九二四—二〇〇六）習藝。翁榮標有鑑於象牙原材料日漸短缺，遂改進鏤雕象牙球的方法，首先在原來較厚的外層減薄至一半，留出空間以便多鏤空幾層；減薄的外層則由平底高浮雕改成通底浮雕，雕製出「薄層牙球」，原來僅能鏤製二十四層象牙球的材料，他可鏤雕成三十七層，還不斷刷新象牙球鏤空層數的紀錄，可達四十五層之多，遂獲「球王至尊」的稱號。如今第五代子孫翁耀祥仍在廣州從事複層象牙球的



圖七 象牙球製作工序之「磋花」 2007年春作者攝

鏤製，專門負責車球、分層的首要工序。

四：複層象牙球的主要工序有

一、車球：即是將已車成圓球形的實心象牙球，由內往外地分層剝離成複層。首先即是從實心象牙球的外表往球心等距離地車幾個圓錐狀深孔，然後從中心（即最內層）開始進行分層剝離的工序。

二、磋花：牙雕匠人將此工序寫作「卓花」，即是用上下「磋」的方式，利用前一道工序


所車的圓錐狀深孔將雕刻刀伸入，雕鏤各內層象牙球的鏤空紋飾。

三、扳面雕刻：也就是雕飾最外層象牙球的紋飾，高浮雕是必備的技藝。

四、配柱：就是為象牙球配製支架或懸吊的配飾件，翁榮標更會發展出配製具有故事性的支架，最有名者即是「舉杯邀明月」。

目前由於世界厲行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非洲大象因「懷牙」而常被盜獵、濫殺，遂需嚴加保護，故而象牙材料難得，近年來牙雕界多以長毛象（又稱猛獁象，乃音譯自mammoth）之牙代替；但是非洲象牙質地較緻密，仍是雕鏤象牙仙工較理想的質材。個人曾於今年（二〇〇七）春親見翁耀祥用長毛象牙車製的一個直徑約二十五公分的象牙球，據其說明：將剝離出四十多層的象牙球；如果是非洲象牙，則可剝離成五十多層的象牙球。因這件象牙球僅初步進行車球工序，尚未完成分層剝離的工

序，故入手甚沈。同時個人又曾手執另一件正進行「磋花」工序的象牙球（圖七），材料也是長毛象的牙，有四十多層，由於已完成「車球」工序，故入手輕多了。今日由於材料難得，即使採用長毛象的牙，也儘量保留原材，表面即使有缺陷，輒先用黃楊木填補，待完成車球工序後再用牙材換補，以儘量維持最大球徑。

有清二百餘年，廣東地區發展出至少四項特有的「象牙仙工」，深獲清帝的喜愛，但由於技藝難得，雕鏤不易，除了自明初即有「鬼工球」之稱的複層象牙球仍精益求精，未曾斷絕外，諸如微細的連鏈、活紋與牙絲編綴工藝皆未見傳承，如今非洲象列為全世界都應善加保育的動物，故其牙難得，雖然牙匠或改用長毛象牙磋製，或以象骨、駱駝骨等大型動物的骨骼取代，但是明清人士所稱道的「鬼工」或「仙工」牙雕技藝，除了複層象牙球外，幾已消佚，此乃時勢所必然，非人力所能禁也！

注釋：

1. 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的內務府造辦處有關活計成做的檔案，雖然其中嘉慶前期（四年至十年）似闕遺，然雍正、乾隆兩朝檔案甚夥，今該館將其製成微卷，本文所稱《活計檔》即此。
2.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香港：中大，一九八二），頁二三，整理如下表：

年	月	日	進獻者	牙絲編織宮扇數 (單位：柄)	其他類扇（單位：柄）	備註
雍正9	4	21	廣東總督郝玉麟	4		
雍正9	5	1	廣東巡撫鄧彌達	5		
雍正10	2	28	廣東巡撫鄧彌達	5		
雍正10	4	21	廣東總督郝玉麟	4		
雍正11	2	27	廣州巡撫楊永斌		象牙葵扇50、鶴頂牙扇5	或僅扇柄為象牙製或鶴頂牙製
雍正11	2	28	廣東巡撫鄧彌達	5	牙牌掌扇50	
雍正12	2	27	廣州巡撫楊永斌	5		原文作：廣東巡撫楊文斌
雍正13	3	24	廣州巡撫楊永斌	5		原文作：廣東巡撫楊文斌
雍正13	閏4	19	廣州巡撫楊永斌	5		原文作：廣東巡撫楊文斌